

紅豆村人詩稿

袁樹著 袁枚編
紀祠校點

南園詩選

何士顯著 袁枚編
紀祠校點

碧腴齋詩存

胡德琳著 袁枚編
徐定寶校點

湄君詩集

陸建著 袁枚編
鍾明奇校點

袁家三妹合稿

袁棠 袁杼 袁機著 袁枚編
紀祠校點

隨園女弟子詩選

席佩蘭等著 袁枚編
徐定寶校點

袁枚全集

柒



王英志 主編

袁枚全集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(蘇)新登字006號

袁枚全集

王英志 主編

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

江蘇省如東印刷廠印刷

開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張203 插頁64 字數4,136,000

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500冊

ISBN7—80519—496—3/I·148 定價：200.00元(全八冊)

責任編輯：徐文博 朱野坪

前序

袁枚

夫思王不序《典論》之書，何點不和小山之作。家庭標舉，達者嗤焉。然而同峰聽雨，分樹看花，雖弇雅之才難，實吾斯之能信。吐珠于澤，誰能不舍？似蘭斯馨，願詳所湛。豈有自矜月旦，擯文休而勿誇；孤對池塘，置阿連而不夢者乎？則有張家鸞鸞，穆氏醍醐，號紅豆之村人，爲吾家之臨汝。采繩園宅，早有奇徵；騎鹿入胎，群驚英物。視愛同采蜂之事，游善如原菽之甘。唾地而文成三篇，擊鉢則燭留一寸。風神元定，愛齊、梁之音；藻思芊綿，追漢、魏之始。詩之作也，僕有感焉。

當夫大阮西征，永辭家弄；遺奴落地，便伴娖徒。寄薩保以錦袍，音塵如夢；泣邛南之竹杖，相見何年？弟匪徒秋士悲秋，兼且越人安越矣。亡何，僕以徵士之車，折灘江之桂。鳳凰蠟下，裁抱僧虔；熨斗襦中，更奇康伯。叔也盾需于側，兄乃見溷而行。從此荆樹重分，河梁再別；雙旌萬里，一面十年。覽揆晚而郎罷先摧，免乳遲而摩敦亦老。《孤兒》有曲，野銼無烟。龍具爲衣，馬人作伴。瘴雲似墨，誰送賈季之妻孥？葛帔披霜，空抱王孫之饑渴。雖狐有首丘之想，水尚知歸；而鼓無記里之聲，地難縮短。飛奴不到，沉沉連錦之書；小子勤哈，脉脉《阿干》之唱。

僕乃百縑遠寄，雙槩星馳。如逆椒鳴，班荆楚地；自同聲伯，爲食鄭郊。起渴葬之楸枰，喪迎穆

伯；走敬闕之玉節，私召陽生。弟于是闔闐呼車，昌披稅駕。身猶楚服，口尚僊音。見故里之粉榆，恍疑前世；拜祖宗之丘墓，哀感旁人。觀者疑返漢之文姬，識者嘆承桃之趙武。當是時也，《春秋》書季子來歸，《晉史》記陶潛隱去。靈寶之成人尚早，監河之分潤無多。款段龍東，少游哀汝；文戰再北，鄧禹笑人。一枝筆乾，舉家鶴望。

弟于是重驅策，再撲輶。王粲遠游，騎馬登樓之恨；元瑜書記，殘羹冷炙之場。嘗世味之顛，領聽河流之鬱勃。記往事于龍華小劫，求知音於碧海青琴。身賤恩多，天寒袖短。堂蓑不御，畫燭難明。歌纂纂以星沉，唱嗚嗚而雨泣。人之情也，其能已乎？加以天性風華，餘波綺麗。何郎粉不離手，荀令香能染衣。長言則《河女》三章，開卷則王昌十五。丹心寸意，驅烟墨以如飛；流管青絲，繞虹梁而不落。量沙易竭，下筆難休。《金鹿》詞哀，《玉臺》體艷。人恐繁華流蕩，君子之所勿欽；我知比興溫柔，宣尼之所必采。

嗟乎！人不足而吁有餘，才非患少；春采華而秋落實，學與年增。許武未成弟之名，景讓宜受母之撻。所望焯掌自厲，指心得師。加弓之九和，俟禾之三變。彤魚、昌僕，窮典誥之恢奇；夷鼓、青陽，表榮華之族姓。文章不妨放逸，人品故宜謹嚴。使薦者謂敏中酷類其兄，後世笑僧彌難爲其弟。殿中交代，有君已是替人；海內文章，無我當歸阿土。

兄枚序。

序

胡德琳

詩以言志。而志之大小、淺深，則又視乎其人之性情；故又曰「詩以道性情」。夫性一而已，若情之所發，或有不同；故又曰「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」。然不游名勝之地，不經名人指授，則其志必不高；不歷遭困苦阨塞之途，則其情或不知返，而其性亦不能忍而保厥初。雖有所作，亦必不工；即工矣，要只拾人牙慧，而非吾之真性真情也。是何足以言詩？余自解弄筆研，即持此論，迄今卒未有所得。

壬申春，羈旅武林，端居多暇。一日與內弟香亭坐舫齋，偶論及此。香亭建之，遂盡發篋中諸詩，屬爲點定。余讀其詩，清麗流逸，約數百首。中間所作，與令兄存齋倡和爲多。存齋讀破萬卷，詩文高邁迅厲，率自胸臆流出。蓋其雄傑之氣，實有高視千古、自成一業者。乃香亭年甫弱冠，竟能起而抗之，此固其天分勝也。然亦幸得放浪吳越間，日從存齋作山中游；且聞起居坐臥，皆有林壑之勝。同時客石城，則有陸甥豫庭。而存齋之門生故舊，亦時時載酒來。蓋無日不宴集，無日不賦詩，宜其所作之多且工也！今存齋補官秦中，香亭以省試不利，歸處于家。其臥室與余相望，嘗見其下帷靜處；平居輒忽忽不樂。偶有所得，則拈毫微吟，不以示人。余竊窺之，陶冶性靈，獨開生面。凡其胸中幽愁憂思鬱勃不得遂之事，皆一一發之于詩。詩益進，吟益苦。效東野而不失之寒，摹長吉而

不至于詭。歐陽子所謂「窮而後工」，信有之矣！

因憶余初來武林時，歲在戊辰。香亭猶未學詩，乃越數年而所造遽至于此，豈不盛哉！余即日欲北去，則香亭又將之金陵，讀書山中。吾知其感懷疇曩，觸景生情；茹古涵今，其學當日進，而詩當日工，以致必傳於世無疑也。香亭共勉之乎！于臨別時書數語于簡端，以爲異日相見張本云爾。

乾隆十七年，歲次玄默涖灘，清和月望日，書巢靜者胡德琳拜，手題於勾留山房。

紅豆村人詩序

袁鑒

六詩既作，三訓斯傳。窺四變之淵源，綜諸家之體製。嚴儀卿之「妙悟」，便許參禪；鍾仲偉之鴻裁，誠堪論世。芙蓉初日，應爲清麗之宗；河漢微雲，更擅風流之最。掣鯨魚於碧海，亦知前有王、楊；聽鸚鵡于青春，誰曰後無溫、李？要須解酸鹹以外，奚必居廊廡之間？或以事本緣情，文偏勝質。剪紅刻翠，居然滴粉搓酥；錯彩鑲金，只合淺斟低唱。旗亭雪後，無非「下里」之詞；款段風中，頓減奚囊之色。元、白何曾壓倒風騷，大抵闕如。

吾弟香亭，善繼家聲，早工詩律。時閉門而拈韻，偶擊鉢而尋章。洵可自怡，兼能免俗。望蘇公堤畔，興阮孚着屐之懷；過和靖亭邊，携謝朓驚人之句。滿山樓閣，都成畫裏清音；繞郭烟嵐，盡入毫端新雨。爲之不已，迄用有成。探本于漢、魏以前，溯流逮元、明而下。豈獨長城可倚，却秦系之偏師；庶幾寸鐵皆空，比歐陽之白戰。

乾隆壬午中秋兄鑒序。

紅豆村人詩稿序

陸建

聽臨汝郎之吹笛，慣作龍吟；學天隨子之解詩，自慚鴨語。屬以渭陽之戚，思聯日下之名，不有微辭，莫伸雅抱。憶季札歸吳之日，正劉家月旦之年。下帷則分照書燈，泛渚則携登花舫。六朝佳麗，同訪秦淮；一代風騷，共宗鄭谷。携山東之絲竹，校秘閣之縹箱。從此巧出龍梭，妙裁花骨。群呼小宋，神似大蘇。嗣復返轡于西陵，遂爾卜居于江左。萍開一棹，千村烏相之林；柳拂雙鞭，幾曲青溪之路。半生游覽，由來踪跡皆同；滿紙風華，大抵性靈相近。所嘆凌雲有賦，負郭無田。馬周以少賤陳書，王粲以家貧作客。怨芙蓉于江上，罷耗西風；望楊柳于樓頭，妻迷南浦。于是吳頭楚尾，分游子之琴裝；渭北江南，惜少年之裙屐。芳草碧而王孫不返，斜陽暮而帝子空悲。時則君更依劉，我還入洛。屈牧之爲記室，卧逸少于東床；喜兩郡之連疆，輒百里而命駕。魯、邾接柝，折梅傳驛使之春；元、白聯鑣，畫壁記旗亭之曲。離群代馬，望風樹以長嘶；極目吳帆，待霜江而共渡。

今者重游古郡，再讀新編。負長吉之錦囊，燈前擊鉢；握文通之彩筆，花裏題襟。琴遇成連，遽情移于海島；夢通靈運，得神助于池塘。允堪奪錦殿中，探驪座上。才驚絕代，不徒寶劍名篇；句欲摩空，豈僅《洞簫》一賦？爲平原而買綉，世人之描畫已多；過荀令而薰香，才子之風流不愧。

嗟乎！驢驢裘在，尚可提壺；蛺蝶才高，胡爲弄戟？讀《離騷》而稱名士，且釋窮愁；彈綠綺而對文君，不如歸去。此日鞭絲鬢影，暫陪戲馬于雄臺；來春斗酒雙柑，還共賭棋于別墅。

戊寅仲冬，甥陸建湄君氏題于彭城郡齋。

序

袁枚

詩不成于人，而成于其人之天。其人之天有詩，脫口能吟；其人之天無詩，雖吟而不如其無吟。同一石，獨取泗濱之磬；同一銅，獨取商山之鐘；無他，其物之天殊也。舜之庭，獨舉陶賡歌；孔之門，獨子夏、子貢可與言詩；無他，其人之天殊也。劉賓客亦云：「天之所與，有物來相。」彼由學而至者，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，有生死之殊矣。

何子南園，生而與詩俱來者也。雖爲秀才，不喜制藝；雖讀書，不矜博覽；雖爲詩，不事馳騁。其志約，故邊幅易周；其思專，故性情易得。居秣陵，城闌愔愔然；竹籬堇垣，與方外人游憩；薄醉微慵，雨餘風停，有愜于懷，一付于詩。久之，而何子與詩亦兩相忘也。

予往往見人之先天無詩，而人之後天有詩。于是以門戶判詩，以書籍炫詩，以疊韻、次韻、險韻敷衍其詩，而詩道日亡。然則吾安得忘詩之人而與之言詩哉？若何子者，斯其人矣。

乾隆戊戌九月袁枚序。

後序

袁枚

金陵有二詩人，一爲陳古漁，一爲何南園。陳詩矯健，何詩清婉。三十年來，過從甚歡。今年俱委化去，余盡然心傷，爲梓其詩以存之。因陳詩雖多，已有《詩概》一集行世；其子能讀父書，事可有待。而何則名未出於一鄉，家又式微。予聞病即往，搜其詩得稿若干，選成兩卷。

或疑所存太少，答之曰：古陶、謝諸公，名垂千秋，詩存無幾。禮有以少爲貴者，詩亦宜。然或嫌何詩境太薄，又答之曰：以一物而論，劍臘貴厚，劍鋒貴薄；以兩物而論，裘貴厚，絞綃貴薄。詩之佳否，不在厚與薄也。惟是予所悒悒者：十年前許代鏤其詩，故爲作序，蹉跎至今；今雖終踐此言，而不及使其生前一見，爲可悲也；且校其稿，與予平素抄存者尚缺二三，則易簣時所搜羅，慮其美猶未盡也。然則人之自存其詩，與存人之詩者，可不汲汲然顧影而爲之哉！

南園名士顥，江寧諸生，卒年六十有二。其生平梗概已悉前序中。
乾隆五十二年三月，隨園老人袁枚再書。

序

袁枚

《碧腴齋詩》，妹婿書巢作也。書巢之詩，不得已而存焉者也。書巢弱冠舉于鄉，從桂林來修婚兄弟禮，既見即別，別三十四年矣。聞其成進士，宰什邛，走川峽，再爲東諸侯遷郡，將登臨于泰岱、瑯琊之衆間。凡一切大府艱巨事，皆所辦治。又性好交契，重然諾，廉俸朝入，饋遺暮盡。答四方箋奏，日春斗麵爲糊，五記室掌之，手腕欲脫，猶不能遍。此其希通慕大，豈肯以一吟一咏寶寶然作學子終哉？其所癖嗜，尤在于書。署中縹素山積，躬自排比。雖圍溷所，猶手一編，拳拳不釋。今年秋以詩集見寄，且曰：「子爲我序而行之。」嗚呼！吾今乃知書巢真欲以詩自存矣。

今夫孔雀負青天而飛，方將追鳳皇，儀虞廷，不自知其身有丹翠也。及其折清風而耘，茫洋無之，則不覺自憐其尾，作吉光片羽之珍。使書巢當得意時，一日千里，隆隆而升，必無暇爲詩；就使爲詩，不過編成于故吏門生之手，甘苦終難自知。乃書巢之于宦途也，若稱意，若不稱意。莫益之，或擊之，三仕之，三已之。年垂六十，髮蒼然而室蕭然。除骨肉妻孥外，只此一編與伴晨昏。其理而存之也，可喜也，尤可悲也。然世之寵榮赫耀十倍于書巢者，一旦聲漸影滅，沒世無稱，其效亦歷歷可睹矣。天之厚書巢而使之有詩，書巢之能承天之厚之意，而能工于爲詩：皆所謂三公不易者也。

其梓而公諸天下也，奚疑哉！奚讓哉！

惜余年衰，不獲與書巢多相唱喁，以抒老懷。且喜書巢詩集之成，得于吾身親見之，故爲述其生平梗概，以見書巢之所以爲書巢者，別自有在；原不與富貴浮雲同爲留去者也。至于其詩之淵源得力處，諸序中申之甚詳，余不覆贅。

隨園老人袁枚序。

涓君小傳

袁 枚

仲姊嫁陸氏而寡，携二孤以歸。其季早亡。長曰建，即涓君也；大眼而頤，容貌充充然。幼不甚敏，既長，溺苦於學，摩研編削，被飾厥躬，行安而節和，去不善如絕弦。年十七，補博士弟子。張古香太守妻以女，從官宿州，權記室事甚辦，古香絕愛憐之。性好吟詩，持論與舅氏合；不屑屑界唐、宋，而內寫幽懷，外揜群雅，結采必鮮，運思必邃，其聲清揚而遠聞。得若干首，或嫌近體差勝。涓君笑曰：「近體近《風》宜少年，古體近《雅》、《頌》宜晚年；吾其有待耶？」余亦無以難也。

去秋，患咯血，五倉頓空，心若墜琅玕然。迎醫而藥之，勿治；召巫而占之，勿祥。予因索其稿。涓君知余之有意其存之也，脫手交，又取去，讎字酌句，喀喀然柴立吮毫，力不勝則卧，卧起再讎，氣魂魂矣，猶呼阿奶泣曰：「舅為兒詩開雕，成否？不甚費否？兒思游目焉裁睨耳。」其篤嗜如此。死時年三十五，有子官郎，生八年矣。

嗚呼！姊守志撫孤，卒與無孤同；余哀姊而撫甥，卒與未撫同。且余年五旬，髮斑斑有二色，無子，無兄弟之子；而前年婿死，去年五弟死，今年涓君又死。涓君者，其才且賢出婿與五弟上。而余夫婦恩之又最久，日謀以身後托者也。噫，其酷矣！為之傳以弁其詩。

乾隆三十年七月十五日，錢塘袁枚撰。

序

汪穀

兌爲少女，而聖人繫之以朋友講習；離爲中女，而聖人繫之文明以麗乎正。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，首冠《三百篇》，女子之能詩，宜也。聖朝文教昌明，坤貞協吉，名門大家，皆沐「二南」之化。隨園先生風雅所宗，年登大耋，行將重宴瓊林矣。四方女士之聞其名者，皆欽爲漢之伏生、夏侯勝一流，故所到處，皆斂衽拔地以弟子禮見。先生有教無類，就其所呈篇什，都爲拔尤選勝而存之，久乃裒然成集，携過蘇州，交穀付梓。穀辭曰：「先生此舉，真盛德事，第中有碧珠、意珠二人，皆穀侍者，年幼初學操觚，不敢與女公子及諸夫人并列。」先生笑曰：「當年齊桓、晉文合諸侯時，同盟者豈皆魯、衛大邦，竟無邾、莒附庸執玉帛而來與會者耶？子何所見之狹也！」穀不能辯，遂就其原本以付梓人。

嘉慶丙辰夏五月新安汪穀心農氏序。

紅豆村人詩稿目錄

卷一 己巳至癸酉

安鶴居即事呈家存齋兄	一
采蓮曲	一
春齋	一
春柳	二
秋風行送書巢姊夫之鳳陽	二
寄兄	二
吳歌行	二
曉登曼花樓	三
金果泉	三
送書巢北上	三

紅豆村人詩稿 目錄

仲秋過隨園懷家存齋，兼示豫庭、翠圃	三
秋夕	四
中秋旅懷來安村中作	四
和湄君見寄	四
野適	四
強把	五
江心見月	五
紅橋	五
傷春	五
清明日同豫庭作	六
判花軒海棠大開，家兄招同王孟亭、朱草衣、袁蕙鑲、崔筠谷、吳耕嵐，分得「花」字	六